

REPUBLIC, LOST

什么可以

THE CORRUPTION
OF EQUALITY
AND THE STEPS
TO END IT

Lawrence Lessig

打败美国

〔美〕劳伦斯·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 著 余丽娜 译

文匯出版社

什么可以打败美国

REPUBLIC, LOST

The Corruption of Equality
and the Steps to End It

〔美〕劳伦斯·莱斯格 著
余丽娜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什么可以打败美国 / (美) 劳伦斯·莱斯格著 ;
余丽娜译.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96-2421-8

I. ①什… II. ①劳… ②余… III. ①廉政建设—
研究—美国 IV. ① D77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7317 号

REPUBLIC, LOST, a work of nonfiction by Lawrence Lessig
Copyright © 2011, 2015 by Lawrence Lessig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7-1062

什么可以打败美国

作 者 / [美] 劳伦斯·莱斯格
译 者 / 余丽娜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杨小满
出 版 / **文匯**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发 行 /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68423599 邮 箱 /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装订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20×1270 1/32
印 张 / 11.5

ISBN 978-7-5496-2421-8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方联系。

序 言

2006 年 12 月底，一位朋友前来拜访，要求我证明自己一生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当时我正在柏林美国学院访学，刚刚完成第五本关于版权及互联网政策的专著，并在准备自己的第一场 TED 演讲。我的朋友是来参加一年一度在圣诞节至新年期间那一周召开的混沌计算机大会。他叫亚伦·斯沃茨。

那时候，斯沃茨刚满二十岁。早在他十几岁时，我就认识他。我们最初是在关于互联网的会议上认识的。我是发言人，他是最专注的与会者，通常都坐在第一排和他的监护人一起（由于他当时才不过十二三岁，必须由他的母亲或父亲陪同参会）。当我们一群人开始创立知识共享时，斯沃茨被一致推选为技术主管。知识共享是一种替代传统版权制度的著作权许可方式，旨在使艺术家和作者们在享有著作权的同时又能够根据本人的意愿允许他人在许可范围内自由使用他们的作品。十四岁时，斯沃茨就已经参与编写 RSS 简易信息聚合协议，是领衔世界的元数据专家。几乎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指导，他很快就完成了知识共享协议在最初十五年里运作的基础框架。

在那之后，亚伦和我便成了朋友。尽管他有些缺乏耐心，却才华横溢。与大多数理工男不同，他还极其谦逊，且热心公益。在我们相识期间，他唯一的、高于一切的目标便是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个“世界”起初很小。一开始他和他的朋友们试图实现网际网络的内容共享。随后，他们努力让这种共享更加自由。再后来，他们开始尝试让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免费获取科学与文化资讯。当他来到柏林与我见面时，他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创造一个更好、更自由的互联网。不到二十岁的他真正关心的是更大意义上的社会。

而这也正是他要向我提出的问题。当时我在互联网政策领域，尤其是版权政策领域算是小有名气。平日奔波于教学、演讲、诉讼、写作以及不断添丁增口的家庭之间，尽管忙碌，却也颇有收获。就这些事情的规模而言，我的生活确实只着眼于小处。但那时候我相信自己是对的，选择成为一名学者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在微小领域内追求绝对自信的生活。

亚伦却对那个微小的领域不以为然。此行他正是为了对它发起挑战，“假如政府的腐败得不到根治，”他问道，脸上掠过一丝笑影，“你又如何能让事情有任何进展呢？”

他的质疑让我有些吃惊。我正在向他描述我的研究以及我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但他并不看好我的研究，对我所说的希望也有些不耐烦。在我回答他的问题之前，他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这不是我的领域，”我对他说。

“作为一名学者？”他问。

“是的，作为一名学者。”

“那么，作为一个公民呢，这是你的领域吗？”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友情。我并不是他的父亲——事实上，他有一位非常爱他的、杰出的父亲——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像是父子。他在试探我，试探我对自己所说的理想主义是否忠诚，或许还试图证明我目前的做法已

经背离了最初的理想。他的提问迫使我做出选择：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理由，一个符合原则、值得尊重的理由来继续我的工作，那就算了；但如果我不能，既无法否认他所说的事实，又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对他的暗示置之不理，那么我们的友情将面临考验——我要么按照他的逻辑承认自己的公民身份，改行去研究腐败；要么无视我俩的友情，不顾他是否还尊重我，继续耕耘自己那片微小的领域。

我不想让亚伦失望。他是对的。我所写过的每一本书都在论述为什么他是对的。我知道，在政府的腐败被终结之前，不仅是版权政策，而且是公共政策的任何一个重要领域都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于是，当晚，在万湖（Wannsee）一座美丽庄园的一个阴冷的房间里，亚伦说服了我放弃版权及互联网政策方面的工作，于那年秋天回到斯坦福，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对“腐败”问题的研究。

大约七年后，亚伦死了，年仅二十六岁。在这七年里，他帮助我发起了一项打击腐败的改革计划（“改变国会”项目，即“根除者”项目的前身）；他与几位在 Y-Combinator 创投公司的活动中认识的朋友联合开发了社交新闻网站 Reddit；深信奥巴马才是进步人士的最大希望，他创建了宣传网络自由的“求进会”（Demand Progress），组织群众反对美国政府颁发《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从而缔造了迄今为止由互联网驱动的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一场胜利；他是我所主管的哈佛大学埃德蒙·萨弗拉伦理研究中心（Harvard's Edmond J. Safra Center for Ethics）的一名研究员；他还曾在国会山工作过一段时间，以求深入彻底地了解他所要面对的敌人。

然而，2011 年 1 月，亚伦却因违反网站协议非法下载大量学术期刊文章而被警察拘捕，开始了两年的牢狱之灾。案件的检察官断言，他意图将下载的文章通过 P2P 文件共享网站散布给他人。亚伦和他的律师试图请求无罪判决，但异常亢奋的检察官们却确信他们抓到了美国的头号通缉犯。检察官卡门·奥提兹在宣读斯沃茨的起诉书时声称，若罪名成立，他将有可能被监禁三十五年。在那场审

判的十八个月后，随着勇气的日益枯竭，精疲力尽的亚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被捕后的第十个月，亚伦曾给我写过一封信，祝贺这本书的出版。他说，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愿此书中的真知灼见终有一日昭然可见，”他在信中写道。

我再也没有机会对他说同样的话。倘若我对我的孩子们有所期望（他们都与亚伦相识，并深深地思念着他），那就是期望终有一日亚伦终生追求的理想对他们而言也同样昭然可见。

他从不是一个抱负远大的人。他只是一步步、耐心地朝着一个远大的目标前进。

愿我们都能如此。

目 录

序 言 *i*

引 言 1

第一部分 缺 陷 7

第一章 特权民主 9

第二章 腐败源自不平等 16

第三章 后果：否决政治 26

第四章 解决方案 35

第五章 干 扰 47

第六章 “言论自由” 怎么办 53

第二部分 本 质 65

第七章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67

第八章 这么多钱干了什么 102

第九章 这么多的钱是如何打败左派的 156

第十章	这么多的钱是如何打败右派的	181
第十一章	这么少的钱是如何让腐败问题恶化的	209
第十二章	“腐败”的两种定义	221
第三部分	非常规的解决方案	247
第十三章	修宪会议	250
第十四章	公投政治家	282
结 论		288
后 记		293
注 释		296

引言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空想政治的时代——两党候选人纷纷向公众许诺更美好的未来，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秀，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仪式罢了。学生债务危机及公共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真正的）医疗保险改革、（最终得以实现的）气候变化立法、税制改革、关税改革、不再是“豆腐渣”的桥梁工程，当然，还少不了那个值得骄傲的教育系统，没有人会再去相信这些承诺。然而，竞选日程已定，必须有一方胜出，且往往是对其所鼓吹的空想更加坚信不疑的一方获胜。于是，双方都极力去“相信”他们所许诺的未来，只顾大谈梦想，却对现实视而不见。

我并不是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如拉尔夫·纳德所言“毫无差异”。即便它们并非截然不同，但至少在某些重要领域，它们显然有所区别。我也不否认人们有理由选择支持其中的一方，哪怕是为了总统席位。或者说，至少是为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权。

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民主已经远离了代议民主的本质，即根本的政治问题应该经过不同利益群体代表之间的论战产生决议。然而，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发起的任何一项改革几乎都由于对立党派的“否决

权”而无法推行下去¹。

这种现象尽管有些令人困惑，却不难发现背后的原因。有人说，根源在于政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极化问题尚可解决，它只是另一个深层次问题的征兆。也有人说，原因在于为了本党利益而改划选区的做法。同样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仅制止这种做法而回避问题的症结将无济于事。还有人说，这是富豪政治的必然结果，改革之所以止步不前恰恰是出于对某些富豪集团既得利益的特殊照顾。有时情况的确如此，但就目前所说的问题而言，并不尽然。当下，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是如何避免由于金钱对竞选活动的影响而使政府彻底瘫痪。这种影响正是目前美国政府丧失执政能力的首要原因。政府的决策无视“人民”的意志，就好比脱离了方向盘的车轴，完全由利益集团主导。这一事实使得公众对国会的信任度跌至谷底。盖洛普公司 2015 年 6 月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的信任度比其他任何机构的信任度都要低：

您将看到一组美国社会机构的名称。请用“非常信任”“很信任”“信任”“几乎不信任”来描述您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度。（2015 年 6 月 2 日—6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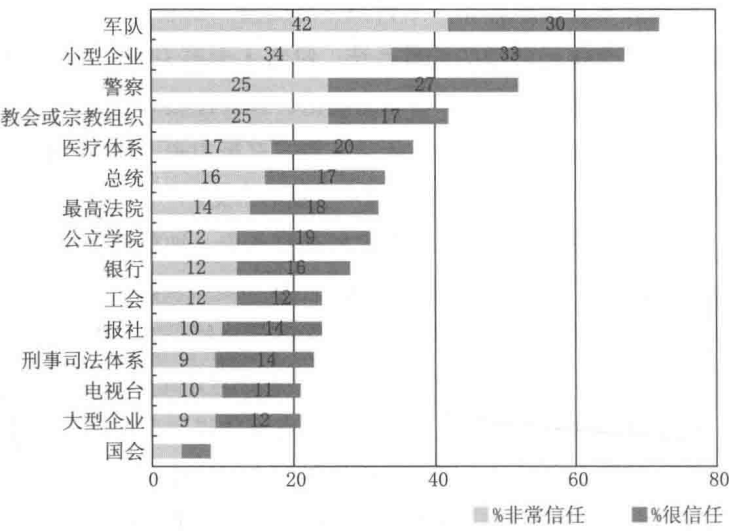


图 1²

2015 年 6 月的情形并不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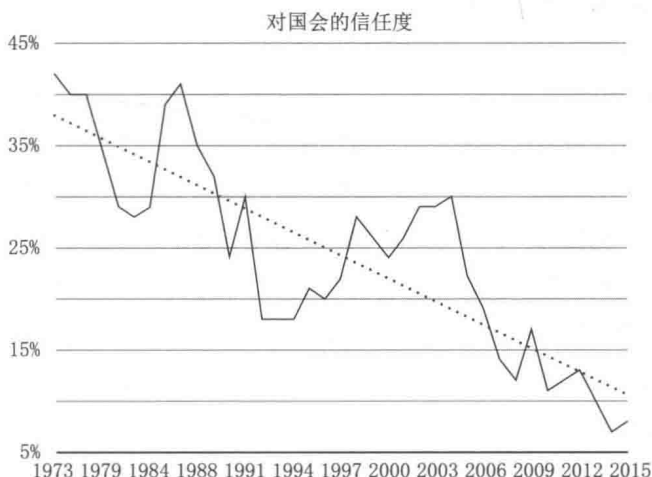


图 2：对国会“非常信任”或“很信任”的人数百分比

谁又能说美国对它的核心代表机构不公呢？在美国，最有利可图的石油产业能获得数以亿计的财政补贴；中产阶级和有钱人的按揭利息能够减免税款，信用卡利息却不行；政府斥巨资为老年人和奥巴马医改计划的受益者购买药物，但与医药公司协商降低药品价格却被视作违法行为；高果糖玉米糖浆等垃圾食品的生产同样能够得到政府补贴，水果和蔬菜却不行；对冲基金经理等薪酬最高的纳税人按照现行税制却能够享受最低的税率；政府花费数十亿美金为一场永远不可能再次发生的战争购买武器；近 70% 的农场补助金被用来补贴仅占 10% 的、最不缺钱的大农场；海滨别墅的主人们还能获得洪灾保险补助——这些仅仅是九牛一毛。另一方面，在美国，气候变化的联邦立法仍未通过，异常复杂的税收制度尚未简化，高额医疗费用没有得到合理解决，金融业改革也无法杜绝类似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政府甚至不愿承认债务危机将会导致的负面前景，也无法为不断增长的国防预算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

美国正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人民和最慷慨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濒临崩溃，“领导人

们”却无能为力，只顾着经营下一轮竞选。我们的人民有多么伟大，我们的政府就有多么糟糕，两者优劣的程度都可谓是历史之最。若能以人为本，这将是一个最能鼓舞人心的国家；但倘若金钱至上，则会令人失望透顶。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对这个问题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当我撰写这本书的第一版时，我把问题的核心解释为一种“腐败”，即政府对资本的依赖，这是制宪者们所不愿看到的，它已经影响了政府的有效运转，眼下更是令政府彻底丧失了执政能力。这种腐败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体制问题；不是指贪污受贿的违法行为，而是指允许各党派通过回应利益集团的游说来获取资助的竞选机制。

直到现在，这依旧是我的主张。只是当我进一步探寻问题的本质，尤其是当我和众多试图只用腐败来解释这个问题的人们一样感到绝望和无助时，我才意识到只有透过现象去发现问题的根源，才能理解其本质，进而找到补救的措施。

根源就在于对“平等”的主张。此处的“平等”不是财富的平等或言论的平等，也不是要求政府必须设法保证人人都是“平等的发言人”，而是要主张平等的公民权。我们的民主之所以腐败，是因为它违背了代议民主的基本原则，即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终结腐败才有可能实现公民权的平等。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花了许多篇幅介绍“腐败”这一概念。我们都知道，尽管历史学家、制宪者和学者们都对它耳熟能详，律师和政治家们却早已绝口不提。

同样，“平等”的概念也是如此。它对制宪者们来说本应理所当然，但对今日的美国而言却已不复存在。此处，我所指的并非物质上的平等，而是地位上的平等。正如丹妮尔·艾伦在她2014年出版的力作《我们的宣言：对美国〈独立宣言〉中平等观的解读》中所阐述的，这是一种政治平等。在本书中，我称之为公民权的平等。我们的民主之所以腐败，是因为资本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平等的公民权因而成为一纸空文。正是这种不平

等导致了代议民主思想或是制宪者所说的“共和政体”的腐化。

较之单纯强调腐败的研究，这一新的视角能够更加清晰地指出问题的补救措施，为后续的改革提供道德力量，并指明前进的方向。

显然，我并不是用平等的视角来理解美国民主问题的第一人。许多极有天赋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已经就此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揭示了美国现行体制下无处不在的极端不平等现象³。

然而，之前的研究往往被局限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的民主不是腐败的，就是不平等的。最高法院继而迫使公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用法院的话来说，假如是“腐败”问题，国会尚可介入，但如果仅仅是不平等，那么，受制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国会也无能为力。于是，那些主张“腐败论”的人们试图替国会找到一种治理腐败的方法，而那些坚信“不平等”才是根源的人们则已经不再指望最高法院，只能翘首企盼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那一天。

假如说本书尚有一些新意，便是用一种新的视角重新组织和展现了双方论点的可取之处。最高法院关于国会有关打击腐败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同时，否决国会有关为了实现人人平等而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也毋庸置疑。两种举措均立足于重要的民主传统，我们不应急于摒弃。

但是，联邦法院没有认识到现行民主体制腐化的根源，也没有认识到如何通过实现平等的公民权从而在不限制自由表达的情况下瓦解政治体制的腐败。换句话说，基于其所遵循的价值准则，最高法院没有理由不允许对当下的民主体制实施改革。事实上，正是基于那些信念，我们才能找到改革的路径。

然而，这本书并不是写给最高法院的请愿书。我之所以提及论战中双方使用的一些字眼，不是因为 I 有意参与辩论，而是因为恰恰是这些概念指明了我们应当前进的方向。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可行且有效的改革措施；并且，我希望民主体制的改革能够朝着这个方向推进，只因为我恳切地盼望着这场改革

能够取得胜利。

是的，只要你相信美国的民主还有出路。正如我主张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空想政治的时代，许多人会回应说我所提出的改革才是痴人说梦。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感，以至于怀疑论者们转而期盼能够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草根运动⁴扭转局面，解决所有问题。

我深知就当下而言要推行改革是多么不切实际，要找到有效的改革措施更是天方夜谭。然而，指望大规模草根运动能够解决一切是行不通的，但对即将崩溃的民主政体又不能听之任之。

在此，我要把《权力的游戏》中琼恩·雪诺的一句话送给那些怀疑者、批评家和不服气的改良运动者：

“你是对的，这是个坏主意。[停顿]

那么，你的计划是？”

我们需要一个不心存侥幸（“草根运动……”），不坐等灾难（“持续的丑闻”），也不把民众当成白痴的计划。

民众并不是白痴。灾难已近在咫尺。唯一可能的侥幸便是由我们通过改革运动所能获得的理解与支持。

第一部分 缺陷

